

深谋

谢连波 著
花城出版社



谢 连 波 著 / 花城出版社

深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谋

谢连波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ISBN 7-5360-4610-3

I. 深...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719 号

责任编辑: 颜展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6.2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610-3/I·5661

定 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楔 子

淌油权是芜名市未名镇井底村的村长，这村长实权在握威望极高因而淌油权的名字在未名镇几乎无人不知。淌油顾名思义即是碗呀盘呀杯子呀淌了花生油猪油菜油或什么油，就非常的滑溜，用手去抓就难抓稳，这是形容一个人狡猾。形容一个人口才好，能说会道，文雅的知识分子用的是巧舌如簧或口舌生花，未名镇的人却说“嘴巴淌过油”，这就是滑口滑舌啊！淌油权此浑名准确形象地概括了村长的特点，且叫起来响亮上口，男人叫女人叫老的叫少的叫，倒把他的真名字余永权给忘记了。人们当着他的面叫他村长，背着他都叫他淌油权，只有在村干部的登记表或村民选举的榜上才写着余永权。但选举打○前主持人往往得大声说：注意注意，余永权即是淌油权，我们井底村的村长，大家要选准啊！

淌油权在熟人聚首的时候，心中那真切的感觉往往情难自禁地流露：“唉！这辈子活得也无憾了。”

有些人不明所以，就问：“哦，是怎么？”

他说：“怎么不是？比起我老爸，我是在天堂，他是在地狱。老爸解放前吞粗糠咽野菜，住的是破瓦房烂泥屋，给地主

做牛做马，跟电视上那些西藏奴隶有什么两样？我呢？别说鸡鸭鱼虾了，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我住的是三层小楼，说得上豪宅吧！就是比起我的大哥余大石，他虽然做过大队的支书，权力大到一手遮天了，可他只知“革命”，思想又极左，弄得大家怨恨，他也就倒台，郁郁而终，哪像我啊，既有权有钱又有人缘，在村里皇上似的，就说女人吧，肥的瘦的圆的扁的，哪种模样没搞过啊？我大哥？他可是苦行僧！”

淌油权嘴里说了这许多“好”，但他心底自豪的非常非常骄傲的却是与好几个漂亮女人爱过，有些女人还真心爱他，可引之为“红颜知己”。据说，能到达如此境界的必须具备两个硬条件和一个软条件，就是有足够的金钱和超凡的性能力令红颜满足，还要有一腔呵护红颜的真情。金钱和美女自古以来就是男人的梦想，拥有金钱并不就能获得美女的痴心，痴心还需痴心去拥有，这么说来余永权可真是全能男人了。

常言道地灵人杰，未名镇井底村风水好毓秀钟灵方能孕育出淌油权这么个人杰啊！乍听起来，井底村多难听，一下子就让人想到井底蛙。井底蛙坐井观天，望到的天就那么大，见识不少，还怎么能深谋远虑？这就错了，我们中国许多事情可望文生义，也还有许多事情是名实不符的，这井底村就是典型的一个。

井底村原来的名字很美，叫玉香村，井底村是近些年城市建设飞快发展，村子周围都耸立起高高的楼宇，村子变成了一个井形了才这么叫起来的。想起来，玉香村以前风景美风水也好。应该是十七八年前吧，未名镇可是仅有三条短窄街巷的乡村小圩呢，圩市前是一大片空旷平展的农田，春夏之间，禾苗绿油油，荷田碧翠翠，其间阡陌交错，溪圳纵横，多美的一幅农耕乡野图呀！

玉香村就在这一大片平展的汪洋似的稻海中央。村子里多

是土墙瓦屋，只有少数几户富裕一点的人家建了红砖瓦房，村人既爱林木更爱水果，在村头村尾屋前房后栽植了翠竹、荔枝、龙眼、黄皮等，便绿树婆娑，远望去就像碧海里的一个绿岛。村子的北面有风光旖旎的双龙山，两山来龙起伏蜿蜒盘绕，两个耸立的青峰龙首般守望着这玉香村。村子的南边两华里外便是碧溪河，河水清澈，碧浪滔滔，有虾潜鱼跃，村人常到河里捕了做佳肴。河岸长着水翁树、细叶榕、还有丛丛绿竹，风光怡人极了。这是鱼米之乡也是风光之地呢！懂玄学看风水的便都说玉香村是风水宝地，迟早都会发财致富，有个江西来的自称是赖布衣传人的老者曾对当时的老支书余大石说：此村叫玉香村，有来历的哩！你曾上双龙山看过吗，我上山往这村子瞧了，嘿！真真切切的一块大香玉。你这村子啊，不论从山上看，山下看，不论从圩镇看还是从河边看，无论东南西北看，都惟妙惟肖一块玉啊。村子风水好得很，背靠来龙不尽之山，面临滔滔不绝之水，且是双龙护珠，神龙守玉，将来一定大富！

当时的支书余大石或者是小十二三岁的当跑腿的小弟余永权都是将信将疑。要不信么，风水玄秘之事一直暗里流传，余氏的祖宗即首个到玉香村开基创业繁衍了二三百人丁的太祖公就葬在双龙山，据说这是一座名坟，先旺丁后旺财，还流传着一个迷人的故事，至今村子里一直有人修个坟建幢屋都暗暗地请风水佬开个罗盘摘个吉日哩。要信么，共产党一直在批判风水算命等迷信活动，而且眼下是人民公社，是大队，生产队，无论田地、果木、耕牛、农具……什么都是集体的，就那么耕田务作，怎么个富呀？天底下村村队队都差不多，队长敲钟了开工，吹哨子了收工，就那么弯腰了挖泥，仰脸了瞧天，干这个臭农活还要出勤不出力，要富也富不到哪里，发什么财啊？！

说起来，这玉香村在行政建制上也够特殊的。村子不大亦

不小，按大队编制嘛偏少，按生产队建制呢，又偏大，最重要的是位置上独立于其他村队之外，孤零零地处于大片稻田中央，公社就只好给个特殊建制：准大队级的生产队，行政相对独立，生产则全独立，归口东风大队管理，名曰东风3队。

这么个独特的村队，便有了淌油权这么个独特的人。

余永权，不！还是叫淌油权好。说起他的风流史，还得从改革开放前后说起。他真正掌控玉香村大权，是“文革”之后开放改革之前。东风大队3队，是“文革”扫除“封资修”期间改的名称，那时的中国大地有多少个“东风”队啊！东风大队的大权由他大哥余大石执掌，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合作社、到60年代前后的生产队，二十余年一直是他支书大队长一肩挑。俗话说，当了大圣就要除魔，做了鬼就会迷人。余大石根正苗红且经历过“土改”、“合作化”、“公社化”、“文革”的洗礼和锻炼，只懂“革命”一味向左的他伤害了多少人，干坏了多少事呀，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来他就给冲垮了，年老力衰的他郁抑而终。八面玲珑，众望所归的余永权，虽然没接班当上大队支书或大队长，但却稳稳当当地坐在东风3队权力的宝座上。

刚刚当上了队长的余永权发誓为全体队员谋利益，虽然没有像外国总统一样宣誓就职，虽然这只是在他本人心中狠狠地誓愿，但他决心像当父母官似的当他的队长。他的第一位婚外情人白豆腐，就是因他百分之一百一十的父母官关怀而拥有的。他接任队长两年后便跟着全国的风潮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土地呀耕牛呀农具呀就都分到各家各户，从此之后便是各耕各的地，各打各的粮，各过各的活了。这么一来，那些残疾呀弱智呀年老体衰的农户就艰难了。白豆腐弱智，绰号“跛脚鹌哥”的丈夫吴子寮瘸腿，人称憨婆的其母年迈，便成了特困户，这就要扶持了，要帮忙，要解困了。好个余永

权，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把握得准，扶贫工作做到家，无论春耕夏种，他自个的田还不曾耕耙呢，就扛着犁赶着牛去给跛脚鹑哥耕地了。

余永权是真心扶贫。除了他要当个好队长，让全队人都过上好日子这基本信念外，还有一种强烈的积德行善、多做好事的思想。农事可是春争日夏争时哩，余永权要不误己又不误人，就得连续作战。酷暑时节，烈日当空，中午别人都躲在阴凉处歇息，余永权却一身汗一身水的给跛脚鹑哥耙田。待到田耕耙好了，累得他一拐一拐地走路，脸色也发青，跛脚鹑哥一家子好感动啊，就请他吃饭，可他猛喝一顿凉水就走了，他深知跛脚家困顿，青黄不接时要吃救济，哪能吃得下这饭啊！

余永权赤诚助贫，感动了全村人，大家敬服得五体投地，谁曾怀疑过他的私心呢？说实在的，他与跛脚鹑哥妻子白豆腐的私情来得偶然也突然。因了长时扶持的关系，农事的关节处比如除虫呀、除病呀、施肥呀等等，他见鹑哥没动作就上门提个醒，需要帮忙就帮忙，给一百几十块钱买些肥料农药，碰上鹑哥犯病或忙不过来，就亲自背起药罐下田给他打药除虫。那是一个弯月如钩的夏日初夜，他上跛脚鹑哥家要他们除虫，稻飞虱严重哩，大队农科站发出紧急通告两天了，他们一家仍未见行动。鹑哥家在村尾，一座泥砖瓦房孤零零地躲在婆婆的荔枝林中间，小林子幽暗，寂静，断断续续的蟋蟀鸣唱就特别的清亮。穿过荔枝林，推开虚掩的柴门，电灯光昏昏地亮着，大黑狗迎上来朝他摇头摆尾。这叫大黑的猛犬通人性，是跛脚家忠勇的护卫，若是陌生人来临，它嗅着气味听着声息不对劲远远就狂吠起来，“汪汪汪”其声可怖，如是小偷恶贼不走，它就猛地扑将上去又抓又咬，坏人没有不逃的。这就让鹑哥一家养成不设防的习惯，柴门常常不闭，多时上演空城计。余永权熟门熟路，像回到自己家里似的，却见屋里静悄悄地见不着人。

疑惑间听得天井角落的洗澡间有哗哗水响，分明有人在洗澡。这是极简陋的澡间，以一堵齐肩高的红砖墙绕角落而成，豁口处悬一幅灰黑色塑胶布遮掩，人一站直便露出了半个头颅。余永权便问道：“是谁啊？”

“是我呀！”随着一串清脆的女人嗓音，澡间就冒出个女人脸来。

“哦，是你呀，白妹！”他年长她十五六岁，别人叫她白豆腐，他叫她白妹。

她冲他嘻嘻笑：“洗白白洗白白，洗么？”

他问：“他们呢？”

“哦，他们？……”

“你老公，你婆婆去哪了？”他提高了声音问道。

她竟然哗啦一掀塑料布蹿了出来，身子光裸裸的满是晶莹水珠，却冲着他说：“跛跛看瓜……护瓜，去瓜地了……婆婆走亲戚……”

这一刹那间，余永权呆住了。白蒙蒙的月色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胴体啊！修长丰满，雪白雪白，竟然那么的晃眼。容颜一般的白豆腐竟然这般的性感这么的美妙，一白遮百丑呢，何况这胴体是如此美丽，家里那个黄脸婆又黑又瘦，怎么能比呀，天鹅与丑鸭，凤凰与山鸡！他不顾一切地抱起她往房里走，此刻的他忘记了自己是队长、是长辈，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他忘记了天忘记了地忘记了一切……

这是淌油权婚外的第一位情人。

这段情发展到后来，蛛丝马迹便暴露了，但跛脚鹌哥和老憨婆都无可奈何，只得眼睁睁闭。

之后的情人好像很难说清楚了，有些只是娼妓和恩客的关系，这也算是风月情人吧；有些则是相好了三两个月就散伙的，只有后来的美人儿一枝莲出现了才难分难舍地爱了好长一段时日。

你或许会问，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为何能拥有这许多女人啊？有刊物曾载，人民公社极权盛行之时确曾有生产队长利用派工及分配的权力，强行占有了差不多全队的年轻妇女，但这是变相强奸呀，你不屈从么？好吧，你就得天天干苦工做脏活，掏大粪呀，离家到水利工地扛大石呀等苦工就让你干。这些女人都恨死这禽兽不如的队长了，怎会真爱他成为他的红颜知己啊？

淌油权可与这禽兽队长不同，他没有强迫，绝没有让妇女们干苦工做脏活。女人们跟他都是甘心情愿的，有的还是真情相爱。

所谓时势造英雄，是农村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成就了淌油权。

就是在余永权拥有了白豆腐三个年头之后，芜湖市未名镇开始了首期新城区的建设。首期征地 500 亩，其中就有 150 亩稻田是玉香村的（此时不再叫东风队了，而是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余永权村长就有了种种参加征地的机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啊，容易征下么？得先搞通村长，村长是一村之头，而凡事搞得好都与头有关，什么蛇无头而不行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等等都说明头之重要。于是开发商就“买”村长了，饭局之后或者是洗桑拿或者是唱卡拉 OK。浸淫久了，歌舞都精，本是一介农夫笨手拙唱的淌油权既能歌又善舞，肥肥胖胖的他那舞姿竟然那么流畅自然，唱起流行歌曲中气充盈声音洪亮，获得许多小姐的赞赏。征地期间补贴多红包也多，钱便史无前例地多起来，出手就大方，女人们便贴上身来了。待到未名镇圩市前一大片汪洋般的农田都相继变作城区耸立起高楼大厦之时，属于玉香村而又未征用的土地包括房宅、果木、菜地在内亦不过 60 来亩，玉香村便十足楼山厦岭中间的小盘地。嘿！偏偏周围的楼宇特高，不是十数

层也是八九层，更像一个巨大的井，井底村之名便渐渐“走俏”起来。

这就是当下许多新城市或老都市新城区的“城中村”，有人还美称其为“都市桃源”哩，这也实在的形象实在的美妙实在的诗意盎然。外来的人客在繁华热闹的街市逛着，一不小心穿过一道街巷，豁然就见到绿树掩映的泥瓦村庄，有闲散的农妇，有懒慢的鸡犬，有菜畦鱼塘和花果飘香……

这桃源可是现代城市的赘疣，好好的一条街道到这里便肠梗阻了，村里的出租屋便成治安死角。陶潜笔下桃源人不知有汉，简单纯朴，忠厚善良。这“桃源”里的人啊，异化了，既是都市里的农民，亦是农村里的市民，又可以说是农民和市民杂交生产出的新人类，他们不农不市，又亦市亦农，这就新鲜新奇而且复杂了。

井底村里，淌油权的村长依然干得游刃有余，活得亦有滋有味，甚至比任何时候都幸福快活。一方面村里此时有了许多商铺出租，租给谁租金多少几乎他说了算，油水充足哩。另外呢，村子周边征下的土地，市里房地产公司和开发商这时一幢那时一幢地开发，这天求他通一通路，那日请他征伐几株果木，零星工程全由他包了，即使没有工程也有红包或饭局，他和新情妇一枝莲的爱情便如火如荼如痴如醉了。

淌油权为他拥有这许多美妙的女人而骄傲。但数年之后，他被轰下台了，落得如大哥余大石一样的下场，甚至跌得更惨，村民如弃臭狗屎般抛弃了他。他禁不住仰天悲声哀叹：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啊！

—

星期天午睡醒来，还来不及洗脸，手机便“嘟嘟”响，我

打开一听，原来是工头兼开发商铁公鸡徐炳华的告急电话，“郑总啊，糟了，进工地的道路给井底村的农民堵塞了，不准我工地的运料车通行，我若强行恐怕要引发械斗！”

我思索着问：“他们为何堵路？”

“他们说通道上的土地金海公司未征用，而且运料车撞坏了他们的果树。”徐炳华说。

我问：“村长在场么？”

“淌油权么？在呀，他在场也没作为呀。”徐炳华说。

我有点生气了：“炳华，要农民清理菜地作通道时你在场，村长全过程都参与了，我公司还跟他签了合约，他包揽了道路扩宽和填土工程，有什么问题他负责解决，现在有麻烦了他怎能不作为！”

“那些农民比淌油权村长还凶哩，他没权威了，像蔫了的苗，看来问题不好解决，非你亲自出马不可了。”徐炳华很肯定地说。

我说：“好了，我下去调查调查再说吧。”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我们芜湖市金海地产公司受政府委托开发玉香村周围 1200 亩土地，该征用的土地使用权征购得七七八八，转让并建成商住楼也已是八八九九。炳华公司购得的 200 平方用地紧靠玉香村仍未征用的果园和菜地，徐炳华本来要待拆迁玉香村才兴建炳华大厦的，无奈一年年地过去，快十年了，玉香村却岿然不动，徐炳华实在拖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迎着困难动工了。要破土动工，既要有工棚储备钢材、水泥、沙、石等材料，还得有运材料的通道。本来“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周边都已建成了花园式住宅小区，都用通花围墙围着，便只好借用出入原本叫玉香村而今叫井底村的道路了。按合约要求，金海地产公司负责炳华大厦用地的“三通一平”，通路可是首要啊。玉香路基本可通，稍稍窄了些，而且还得在

临近村子处新开一条路方能连接工棚。为此，我又有求于淌油杈村长，本来只需3000元左右的工程涨到了6000元，为的是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个工程和解决问题的责任一脚踢。

以往村长的任务都完成得好好的，这回怎么了？！

我驱车匆匆赶到现场。道路是给堵住了，玉香路拐向新路五六米处堆放着一个巨大的树根头和数块大石。这一来车就过不了，要搬掉也费不了多少劲，徐炳华一声令下那帮工仔三两下子就能将路开通，只是村民不好惹，要引起械斗呢，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徐炳华见到我就从工棚走了过来，嚷道：“你看，怎么办呢？”

我说：“叫村长来研究一下。”便掏出手机来给村长打电话，还没叫通哩，忽然间周围呼呼啦啦地蹿出二三十人来，领头的是一色的青壮男人，后面夹杂几个女人，一下子将我俩团团围住。我扫视了一遍，发现军师全、牛王刚、獐狗才等几个活跃人物全来了。他们是搞风搞浪的人物，平时没事也找事，芝麻绿豆的问题要闹得磨盘大。以前凡他们闹事，我都让公司的工程部长和办公室主任出面与之周旋，对他们虽然不熟悉却略知一二。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沉住气问道。

“干什么？想解决问题呀！”牛王刚说。他本名叫余志刚，敢想敢干，急躁中带着野蛮，大家就给他个花名“牛王刚”，凡闹事都充当急先锋。

我说：“余志刚，你们堵着我们的路，还说解决问题，什么逻辑？”

他牛眼一瞪说：“要走路，就得给钱嘛，买路钱！”

“是呀，这玉香路是我们的，这新路的地也没征用，得给钱！”花名叫獐狗才的林亦才说，他为人憨厚、憨直，认准的事拼命干。

我想路不给走没道理，问题是这新路占用的地征过了没有，就说：“这地不是征过了么？”

“地征过了我们还敢堵路吗？”军师全出来说话了，他本名吴知全，读书比一般人多，外表斯斯文文，内里诡计多端。

这征地的事都是十年前我的前任总经理干的，我只知八八九九，具体征到何处，得要经营部长拿出征地红线图来对照。我量他比我清楚不了多少，就问：“你敢肯定这地我金海公司没征过？”

军师全嘻嘻一笑：“当然敢啦！没征用的地不多不少，就这么一辆车的面积没征！”他说罢，走到新旧道路交接处绕了个小圈圈。

这是诈唬，如此细微的事他军师全岂能掌握？我说：“你不能凭空乱说，得有证据！”

军师全仍然嘻嘻笑着：“我们是详细调查过的，我们就是证据。”

“这……”我想发火怒斥，但还是忍住了。

牛王刚瞪着我：“要想通车就补钱，别这这那那的了。”

我定了定神：“唔，我得仔细调查一下，该补钱时就补钱，你们先通路放行吧！”

牛王刚嚷道：“不行，不行！不补钱坚决不放行！”

“对！不补钱坚决不放行。”围观村民齐声呼应。

牛王刚说：“撞坏的果树还得赔偿！”

“是呀，撞坏的果树要赔偿！”村民跟着嚷。

我问徐炳华：“撞坏多少果树？”

徐炳华凑近我耳朵边低声说：“撞坏个屁呀，运料车擦瘀了一棵荔枝叶。”

啊，这可是有意挑起事端的！面对这样闹哄哄的局面，我还能辩说什么呢？只好沉着脸离去，虽然谈不上灰溜溜，亦没

有悻悻然，但是个败军之将啊！

我回到公司老总室。写字楼静静的空无一人，这正适合我冷静思考对策。春末的晴天清爽宜人，但我却感觉热烘烘的浑身发烫，便打开立柜式空调降温。如果此刻有冰冻冷开水就好了，但小冰箱里没有，勤务员还没想到春天老总也要喝冰水，而我自己亦没想到心头火今天会这么盛啊。但喉干了总得喝水，用简便煮水器烧起了开水后，我便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想来那模样必定像战败了的国军将领在苦思计谋。彷徨着哩，手机又响了，打开来听得徐炳华说：“郑总啊，得想办法及早解决问题，工程干到关键处断料了，搭好的模板、钢枝晾在那里，就等水泥沙石料哩。”

我说：“知道了。”

“知道了就好，快些解决问题吧，我已经拖延十年了，不想再拖了，如今也拖不起了。你公司是负责三通一平的，如今连路也不通，怎么交待呀？”

我没好气地说：“我正在想办法嘛！”说罢将手机关了。

简便煮水器真是个好东西，说话间水就烧开了，我泡了铁观音便悠悠然地滋润着干涩的喉咙。如果能够发明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简便器就妙了，像煮开水似的，对着问题和事端，拧开了掣那么一捣弄，漫天问题就烟消云散多好。

嘿，这个徐炳华，铁公鸡！这可是闻名整个未名镇的花名哩，他的“典型事迹”我已经听到耳熟能详了。铁公鸡，不但一毛不拔，快刀难宰，还嘴尖爪硬啄人呀。此公文化不高，初中还没念完，自己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却工于心计，一肚子的利己奸谋。据说他起家之时两手空空，合伙接得一幢办公大楼的土建工程还是靠一位老乡送礼行贿得来的。合作期间，他管采购材料，就想尽奸计次料充好料，将三级的钢枝、水泥混作一级，还要低价高报。老乡便转过来管采购，让他管施

工。不久墙壁批荡水泥沙浆，好个铁公鸡，竟让工仔连夜施工，批荡上墙壁的全是黄泥沙浆，别说水泥了，连石灰都没半粒，水泥和石灰给他偷偷地卖了。这怎么行呀，过得一年半载黄泥浆要剥落哩。老乡怕出质量事故，更知此人难以合作，将自己 50% 股份卖给他就分道扬镳了。他就靠独揽这工程美美地赚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就做建筑包工头，做包工头有不少人吃大亏，有甚者还破产。那是 20 世纪中期，宏观调控银根一抽紧，靠贷款开发楼盘的房产商难以为继，楼盘全成烂尾楼，带资给开发商做土建的包工头所耗资金全变泡影，败得一塌糊涂。铁公鸡徐炳华可没败过，他精得很。开发商选择包工头，铁公鸡选择开发商，他不给实力不济的开发商搞土建。就算带资给实力强的开发商施工，也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连消带打，一方面签署以土建房子抵押工程款的合约，另方面钢枝水泥等材料全赊数，万一资金艰涩他就将那抵押房抵作材料款，铁公鸡便金蝉脱壳。

徐炳华除了精明奸诡外还六亲不认，亲戚们都吃了他的亏。小舅子、大姨夫给他做施工，工资不但不比别人高，却是月月拖延着发甚至以诸种藉口克扣。岳父、表兄要向他借钱，利息比银行高，立下的借条画了押还得打手印。就算对亲爸亦是数目分明没有温情。年逾花甲的老爸银包瘪了不敢向他要钱，便对他说：“华仔，我给你工地看头看尾吧，给点钱我花。”他的工棚正需要一位忠实的“自蓊人”看守呢，就说：“好啊！阿爸，给你一份轻松活，住工棚看守材料吧，一月给你 900 块。”老爸高兴得不得了，顿然笑得见牙不见眼，合不拢嘴说：“好！华仔，我今晚就住到工棚里。”过了两天，铁公鸡到工棚看望父亲，见老爸住得不错，不但住宿和煮食分开，还另辟几平方作小厅休闲，电风扇在呼呼打转。他转了一圈看了两下，对老爸说：“阿爸，电饭煲、热水器、电风扇用电不

少哩，我得装一个电表给你专用，要节约啊，电费在你工资扣除！”老爸还以为听错了，张大嘴巴哦哦的不知所措，但看着儿子前脚走了，装电表的后脚就来了。月底，老爸在工地巡来转去的，就发现了一个挣钱门道，工地上有许多废弃水泥纸，这可以捡起来卖了变钱啊！老爸就不辞劳苦，烈日下，微雨里见到纸袋就一个个收拾一处，待到堆成小山似的就叫收买佬来买。不知是碰巧还是专门盯着的，儿子突然杀将出来对父亲说：“阿爸，我是给了工资你的，收拾纸袋是你业内工作，卖纸袋的钱要上交公司！”老爸气得瞪眼吹须，手脚都在打颤，但却又无可奈何。唉！真是仔大仔世界。

这么想着铁公鸡的事迹，手机又响，又是他催问来了：“郑总啊，采取什么得力措施解决问题呀，我是拖不起的，你们要赔偿损失！”

我没好气：“你别啰唆，我知道了。”

嘿，真真是拖延不得的，铁公鸡一定会张大嘴巴叫赔偿，不但漫天要价，还到处叫嚷，那个坏影响谁都怕啊！就叫村长来研究研究吧，摸清情况才能找到好办法。我拨通了余永权的手机，请他立即到我办公室来。我想，淌油权村长再狡猾也值得我信任啊，他不可能在背后挑动和支持牛王刚他们捣乱吧，这不是自毁权威么？以前村里有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村民有什么要求都由他代表着与我们谈判，并由他代表签署合约，然后双方按合约办事，一向顺风顺水。就说三个月前××局建办公楼，要占用几平方未征之地，要砍伐10数株未补偿的荔枝苗，开初两户村民漫天要价，少一分钱也不给破土。我们请村长吃了两顿饭，在白磨坊夜总会唱了两晚歌，他那么一出头就说服两户村民按补偿标准出让了地皮砍伐了荔枝。如此这般的事不少呀，今天怎么不行了呢？

淌油权终于出现在我办公室了，俗话说出门看天色，入门